

治硝鹽私議

本白

南梟北硝爲鹽稅兩大害。梟私之害。前人論之詳矣。治標之法。在整理場產。設立場警。劃一鹽稅。宣言書。(見第七期雜誌)及記者治私罪言。(見第二十期雜誌)中。已痛切言之。惟硝鹽之爲害。倍於梟私。而處治之難。亦倍於梟私。蓋梟私之害。出於人爲。果能鹽法改良。政治修明。尙易消滅。而硝鹽之害。出於天然。即使鹽法改正。亦苦無至善之法。今欲研究硝鹽用何法處理。不爲鹽稅之害。當先說明硝鹽之由來。及妨礙鹽稅之狀況。

硝鹽之產地。在黃河以北。沿舊黃河一帶。自山西河南直隸迄山東。跨有四省。區域廣至一百數十州縣。此等產地。上古必係湖泊死海。年深月久。死水變爲斥鹵。現在雖變爲平原。地下鹵氣上升。遂產出硝與鹽之混合物。此等土地。既不能樹藝五穀。居民遂刮土淋煎。將硝提出。售與官硝廠。鹽則私自洒賣。官廳雖有繳硝四斤。繳鹽一斤之規定。其實五斤之硝。決不止一斤之鹽。大約繳官局者。不過十之一。其十之九。仍係私賣。官廳雖無統計。據記者所調查。山西不計。即以直豫魯三省所產之硝鹽論。不下八十萬擔。多銷一擔硝鹽。即少銷一担官鹽。每担鹽稅。照蘆鹽二元。

七角五分計之。每年鹽稅之損失。當達二百二十萬元。以如此巨大之損失。爲鹽稅計。斷不能任其自由販賣。鹽政當局。對此問題。亦已煞費苦心。即記者研究鹽政有年。對此問題。亦已絞盡腦汁。爲根本計。惟有多開河道。將此產硝之地。引水蓄淡。化斥鹵爲膏腴。變硝戶爲農民。農業鹽務。交受其益。民間可得數十萬之良田。國家可得數千萬之正供。鹽稅之得保障。尚在其次。然此項大計畫。非欵不辦。國家值茲多事之秋。誰爲百年之計。司農仰屋。政費且慮不足。何暇及此。全國水利局。成立多年。導淮之舉。且屬停止。更何能謀四省之水利。故三項計畫。無異畫餅充飢。治本之策。既屬空談。惟有專從鹽政上着想。所謂治標之策。約有三端。

一曰禁。此策前清袁項城。爲北洋大臣時。曾力行之。用兵隊前往。將產硝鹽之地。一律削平。當時係專制時代。官權無限。民智未開。雖屬霸道。尙能奏效一時。然兵過復開。斷無如許軍隊。遍佈於此百數十縣。爲永久之巡閱。今則更非昔日君主時代可比。去年稽核總所丁恩。因河南硝鹽。妨礙鹽稅。命緝私營前往禁止。幾致釀成民變。督軍省長。以禁止硝鹽。有害小民生。計爲辭。始終未能禁絕。是禁之一策。已非今日所能行。

二曰徵。此策寓禁于征。將所產之硝鹽。准其販賣。惟須完納鹽稅。理論上雖屬正當。而事實上

萬不能行。蓋此項產地。係零星散布。硝戶亦無簿冊可稽。此項鹽稅。從何徵收。且隨煎隨賣。又無大批販運。即欲如釐金之節節設卡。亦屬不能。況稅率過輕。則獎勵私製。若與蘆鹽徵同一稅率。則硝鹽之成本。高於蘆鹽四倍。（蘆鹽在場上每担不滿二角。硝鹽在產地每擔一元）而味帶苦澀。現在可以與官鹽競爭者。即在無稅而價廉。若加上一鹽稅。斷無人買。其結果與禁無異。理論上雖屬可通。而事實上仍不可能。

三曰收。此策爲現在鹽政機關所採取。在產地設立官硝局。硝戶所得之鹽。售與官局。官局給與每百斤一元之代價。官局將硝鹽存積一處。俟集成多數。運往河口。棄諸水中。在表面觀之。政府擲金錢於虛牝。無此辦法。然果能全數收盡。以每年八十萬擔計。不過耗費八十萬元。而暗中鹽稅之增收。實不下二百餘萬。枉尋直尺。宜若可爲。無如政府無此閒款。不能盡收。而硝戶售于官局。每擔一元。售與民間。不止三倍。亦豈肯盡歸於官。况官局收價。雖祇每担一元。而收鹽需費。搬運需費。棄擲需費。每年耗此百萬之巨款。棄諸水中。亦屬駭人聽聞。况收硝局散布各處。棄擲之時。長官豈能處處監視。萬一局員舞弊。以多數鹽暗中售出。少數鹽棄于水中。憑一紙空文。以爲報銷。利歸中飽。與鹽稅仍屬無益。反不如任硝戶自由賣買。利尙歸於小民也。

就此三策言之。均非善策。必不得已則收之一字。雖屬下策。尙爲無策中之一策。惟有一言。政府不能不注意者。不收則已。收則非盡收不可。欲盡收則每年非備有百萬之巨款不可。國家爲鹽稅計。即使能耗此巨款。如全數棄諸水中。終非長策。是當以擴充硝鹽用途。爲第一要義。欲爲硝鹽籌銷路。有唯一之條件。即在不得侵及食鹽之範圍。庶於鹽稅不生影響。各國對於鹽稅。本有食鹽與農工鹽之區別。食鹽課稅。農工鹽免稅。農業鹽以畜牧肥料爲大宗。工業鹽則如碱。硝酸鉀。漂白粉等。凡阿耳加里工業。皆是牛馬駝羊。性皆宜鹽。食鹽與不食鹽。利害關係甚巨。（說見鹽政雜誌第二十一期雲南稽核分所條陳）政府當設法提倡。中原數省農田需鹽爲肥料者甚多。均因鹽稅太重。不能使用。政府對於農業用鹽。當採取各國變性鹽方法。免其鹽稅。即可收回一部分之鹽價。此項硝鹽。據記者所搜集之標本。經技師化驗。可供工業上原料者甚多。如鹽化鉀。近來因歐戰關係。價值大昂。鹽酸曹達。價亦極昂。政府果能提倡此項工廠。許商人集股創辦。以官力補助其資本。或于開辦數年間。將此項原料。爲無價之供給。待獲利後。再照收鹽原價售與。則化無用爲有用。既可保護鹽稅。又可提倡工業。并可維持硝戶之生計。誠一舉而三得也。直魯豫三省之官收硝鹽局。即當局採納此議。而發生然有收而無銷。不但官本不能轉運而

硝鹽消滅或沈於河或埋于地尙須一筆運搬消耗費論者歸咎于鄙人建議之非計不知鄙議本以此項硝鹽充工業用非拋棄也然官辦事業如商人欲購買則索價甚高情願將鹽拋棄斷不肯廉價售出以此爲記者罪記者不任責也或曰各局名曰收私其實私鹽早已賣空不過報銷請欵云須至運何處沈于水中再多得一筆運費耳

九年九月鈐識

漁鹽減稅私議

本白

太古人民。莫不由漁獵而進化。我國當神農未教民粒食以前。大陸之民。巢居穴處。茹毛飲血。以狩獵爲生涯。濱海之民。拾貝採蛤。結網而治。以捕漁爲職業。故漁獵之重。甚于農桑。迨至后稷教民稼穡。數千年來。以農立國。漁政廢弛。視爲無足重輕。其實濱海人民。賴此以生活者。不下數百萬人。國家視若化外。聽其自生自滅于荒涼海島之中。絕不顧惜。加以國勢孱弱。強鄰逼處。海權喪失。外力侵入。世界各國。除公海外。斷無許外國人在其領海內捕魚者。而我國則門戶洞開。租界林立。各國漁船。可以自由往來于領海之內。而不肖官吏。猶復爲淵鰐魚。爲叢鰐爵。非盡驅數百萬之漁民。入洋籍。懸洋旗。不足以生存。漁業之亡。可坐而待。松花江之漁業奪于俄。鴨綠江之漁業奪於日。膠州灣之漁業奪於德。此固清末往事。人所共知者。今則歐戰閉幕。局勢大變。不但東三省與膠州灣之漁業。爲日人所共有。而閩浙內海。已有日本漁船之出沒。政府旣不過問。人民又無力抵制。再越數年。恐此不絕如縷之漁業。必將盡爲外人所驅逐。而濱海九省之漁民。將盡失其生計。窮蹙以死。此非記者好爲危言。數年來耳聞目擊。已不一次。其結果必至於此。論其失敗之原因。雖不一端。而漁鹽之課重稅。實爲自殺之最大罪惡。原夫鹽稅之性質。爲國內間接

之人頭稅。世界各國。有行專賣制者。有課重稅者。然皆對於食鹽施此政策。而農工用鹽。畜牧用鹽。漁業用鹽。則均取免稅或減稅制度。一方面保護鹽稅。一方面獎勵實業。從未有食鹽與用鹽混而爲一徵同一稅率者。我國向無鹽政。祇知鹽稅。不知所謂食鹽與用鹽之分。實業之不發達。半由於此。記者已痛切言之。謂農工用鹽不免稅。中國實業永無發達之日。（見本雜誌第二十二期農工用鹽免稅私議）惟漁鹽在食鹽與用鹽之間。免稅與否。尙有研究之餘地。故各國對於漁鹽之稅。亦不一致。有完全免除者。有輸出國外則免稅。在國內則徵一部分之稅者。政策雖不一。而漁鹽決不與食鹽完同等之稅。則可斷言也。不但各國。即我國農工鹽雖無免稅之例。而漁鹽之稅。亦比較食鹽爲輕。有所謂漁配者。醃切者。前者爲採魚所用之鹽。後者爲製魚所用之鹽。惜鹽政向不統一。省自爲政。故稅率亦不劃一。而場產又不整理。產鹽區域。官私混雜。凡在窮僻海島。官力所不及者。聽其自晒自用。此等漁民。絕不知鹽之有稅。完全得享私鹽之利益。其在沿海口岸。每省雖有數處魚鹽區域。然大半皆爲官吏營弁土豪書辦所包辦。借魚鹽之名目。侵銷食鹽之引界。政府雖予漁民以特典。而真正漁戶。並不能享此實惠。徒供刀胥滑吏奸商土豪之脅削。真正漁民。購鹽不得。無力納稅。不得已甘冒不韪。但一觸禁網。又受官吏鹽商緝私營弁。

之魚肉宰割。而寃無可訴。記者浙人。生長海濱。見於漁民乏鹽之苦。鹽官鹽商之虐待漁戶。爲之泣下。因此而抱改革鹽政之思想。吾浙寧溫台三舊府屬。濱臨巨海。漁民亦以此三府屬人居多。每年所用之漁鹽。當漁汎旺時。歲銷可四百萬担。即淡年亦銷二百餘萬擔。較諸兩浙食鹽。每年官銷之數。一百六十萬担。實有過之。夫漁業用鹽。旣如此之多。而前清每年漁鹽之引額。統計不過數萬担。係由營弁土豪所包辦。向國家納極少之稅。而向漁戶取十倍之價。最無理者。每一漁船限制配鹽之擔額。及時日。殊不知捕魚有一定期間。自放洋至回洋爲一漁汎。長者半年。短者數月。一漁船之放洋。必待漁汎終了。始能回洋。豈能朝出暮歸。此時日之不能預定。且漁船捕魚多寡不齊。同在一處下網。有一日而捕獲數千斤數萬斤者。亦有數日而不獲一魚者。如必欲限制其配鹽之擔額。則魚多鹽少時。非棄魚海中。即聽其腐爛。沿海漁民。因此而受鹽官鹽商之勒索者。不勝屈指。幸而場塲未整理。海外島嶼林立。徧地私鹽。漁戶得取之不竭。緝私廢弛。閩省私鹽。自由灌入。無人過問。如場產整理。緝私認真。則吾浙每年所需漁鹽數百萬担。一一求諸少數官吏包商之手。則此百十萬之漁戶。早已敲骨剝膚。豈尚有漁業之可言。浙省如是。他省何獨不然。吾故言所謂漁配醣切者。大半皆係借漁鹽之名。以爲少數人之利源。真正採魚及製魚者。未

能享受也。若論漁鹽免稅。尙非今日國家經濟之可言。至漁鹽稅率之宜輕。則無論何人不能反對。然無整齊劃一之制度。詳細規畫之方法。漁民仍不能受實惠。而漁業仍不能發達。鹽政當局果欲實惠及民。必先自左列各端始。

(二) 規定漁業區域。中國瀕海地方。內部計六省。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加以奉天吉林黑龍江。共計九省。從前各省雖有漁配醃切等名目。而漁鹽區域並不確定。往往有漁鹽地方。未必捕魚製魚。而捕魚製魚之地。又無漁鹽。且沿海鹽之主產地。或非魚之主產地。而漁船匯萃之地。或不產鹽。而鹽務官吏。憑一二胥吏土豪之承包。遂謂某處宜配漁鹽。某處不宜有漁鹽。上下其手。以爲利蔽。案一報部。遂成定例。今欲爲漁戶實受其惠計。宜會同農商部。調查全國捕魚區域。某省計有若干處。明文規定。作爲漁鹽區域。准在最近之鹽場配鹽。並須繪圖列說。明白曉諭。以免胥吏營弁土豪之朦蔽。

(三) 劃一漁鹽稅率。現行漁鹽稅率。全國不一。食鹽稅因種種關係。一時未能統一。尙擬逐年增減。期達到畫一之目的。若漁鹽並無引界之關係。且稅率既輕。並無不能統一之理。現在最高者。爲奉天長蘆。皆每擔五角。兩淮福建。則四角。山東浙江則二角。廣東則按船抽收。無稅率可言。今

擬一律定爲每擔二角。醃切稅（即醃製魚所用之鹽稅）亦與漁鹽一律。稅既劃一，則漁戶無論在何場配鹽，均可自由。而政府之取締稽核，亦較便利。

(三)編造漁船戶籍。漁鹽稅既減輕，不能不加取締。凡在漁鹽區域內之漁船漁戶，必須令該管機關調查漁船戶冊，編定番號。按船給發購鹽執照，憑此執照得在指定鹽場購鹽。途中遇緝私營船，驗照放行，不得留難。如假漁鹽名目，以營私販賣者，除弔銷執照外，並科以私鹽之罪。如此漁船販私之弊，可以革除。

(四)頒發製魚執照。漁鹽用途，本分採捕醃製兩種。採捕之用鹽，不若醃製之多。且捕魚者多在海島，官力所不及。而製魚則須設工廠或開店肆，必在海口市鎮。私鹽既無從購得，若按食鹽納稅，此項醃製業即不能存立。蓋魚蝦蟹蛤需鹽甚巨，即如水母（俗名海蜇）一物，製成乾者，每百斤需鹽三百斤，而市價每百斤不過一元內外。如每百斤徵鹽稅四角，則以物價完稅，且不足。豈尚能行銷於市場？中國水產公司不能發達，罐詰品不能製造，均由於此。現在由日本香港輸入之海產品及罐詰食物，不下數百萬金。果能設法獎勵，我國沿海所產之品，即使不能輸出國外，亦何至尙待外來？今爲獎勵製魚業計，應規定製魚業用鹽，頒發執照，稅率與漁鹽一律。如能

組織大工廠。輸出國外者。則仿海關戾稅辦法。返還其已納之鹽稅。從前常關釐局所附收之鹽厘鹽捐。概行免除。如此而製漁業尙不發達者。吾不信也。

綜計以上四端。預計全國所銷之漁鹽。當在二千萬擔以上。稅收當有四百萬元。於國課既不無小補。而漁業則大受其利。至於應如何調查取締。及預防流弊。懲戒處分。則在當局者。好自爲之。毋待記者之越俎也。

鈴生長海濱深悉漁民之痛苦。主張鹽政改革者實受漁鹽之感觸。前清光緒末年浙江漁業公所要求漁鹽減稅由漁戶自己認捐。已批准。卒爲引商所破壞。痛惡專商實由于此。

九年十月學鈴誌

推廣精鹽議

潛 奉

世界鹽業。莫先中國。中國鹽業。開化最古。在昔神農時代。夙沙氏煮海作鹽。此海鹽所由起。煎鹽之法。蓋始於此。亦越唐虞。南風之歌。述及阜財。此池鹽所由起。曬鹽之法。蓋始於此。（解池鹽業。發源當在唐虞以前。舜歌南風。始詠其事故。曬鹽之法。莫先於解池。上古之世。荒遠難稽。茲以載籍可徵者。斷自唐虞始。）周秦之際。李冰鑿井。蜀鹽肇興。此井鹽所由起。鹽井之法。蓋始於此。（水經注載李冰能察識水脈。開鑿井所。據此則發明井鹽。殆始於李冰。）海虞井鹽。悉屬煎鹽。惟解池之鹽。獨用曬法。周禮所載。有鹽鹽散鹽。散鹽者。謂煎鹽。監鹽者。謂曬鹽。煎鹽粒小。故曰散鹽。曬鹽形顆。故曰鹽鹽。鹽鹽一曰苦鹽。（杜子春周禮注。讀鹽爲苦。服虔左傳注。謂解池之鹽。土俗引水沃麻。分灌川畦。水竭成鹽。而味苦。號曰鹽田。鹽鹽之名。始資是矣。）苦鹽之目。因味而名。當時曬製。未能精究。鹽有雜味。無怪其然也。顧鹽產之出。要以海鹽爲大宗。海鹽製法。自宋以前。純粹用煎。漢武之時。募民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即謂海鹽。（井鹽亦在其內。）唐代劉晏。曉導鹽戶。謂鹽生霖潦。則滷薄。曠旱則土溜墳。此爲掘池曬滷之法。其時製鹽。猶用煎也。宋南渡後。迄於元代。始漸倣照解池。改用曬法。初行於閩廣。明清以來。推行於蘆東。然用煎者。猶多於用曬。洎清中

葉。海鹽各區。大都改煎爲曬。惟淮南一區。獨用煎法。而兩浙之鹽。亦以板曬者。居其多數。製法遞變。大概如此。此外又有天然鹽產。水經注載龍城之地。其廣千里。皆爲鹽而剛堅。行人所逕。掘發其下。有大鹽方如巨枕。以次相累。明一統志。載山丹縣北。有紅鹽池。產紅鹽。根可作器。此皆鑛鹽之類。若今新疆拜城烏什等處。鹽產於山。天然凝結。亦其類也。又如蒙古吉蘭泰池之紅鹽。烏珠穆沁之青鹽。鄂爾多斯之白鹽。青海鹽池之青鹽。以及陝甘之花馬池鹽。皆係撈採即成。亦天然之產也。今就中國產地言之。以海鹽論。則有奉直山東淮浙閩廣。以池鹽論。則有河東甘新及蒙藏青海。以井鹽論。則有川滇。而新疆之礦鹽。直魯陝豫晋北之鹹鹽。湖北應城之膏鹽。尙不在此數。(此外若黑龍江。則有鹽泡。湖北鶴峯長樂。則有封禁之鹽井。諸如此類。皆屬產鹽之地。)產鹽區域。不爲不廣。無如製造方法。未嘗講求。所產之鹽。類多雜質。鹽色有五。白者爲正色。爲上品。青紅者次之。黃者又次之。黑者爲最劣。爲下品。(例如蒙古烏珠穆沁鹽。色青味厚。本天然產。四川井鹽。亦有塊大色青者。俗謂之鍋巴鹽。味亦濃厚。然皆雜質未淨。不得以其味厚。目爲佳品。)洪範敍論五行。謂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故鹽味之正者必鹹。其苦淡辛澀者。皆味之雜也。鹽味之雜。實緣滷中雜質。未能除淨。欲求鹽色之白。鹽味之正。能成精潔之品者。此則關於製造矣。

近世歐洲各國。無不製有精鹽。即其普通食鹽。製造方法。亦無不日新月異。精益求精。務使色白味正。有益衛生。日本近年。製鹽方法。頗亦改良。而中國鹽業。獨無進化。數千年來。囿於舊習。安於窳敗。致使人民食粗惡之鹽。各場少精潔之製。豈特於衛生一道。大有妨害。其於鹽業前途。亦大有關係。此中國精鹽。所以亟宜提倡也。蓋製鹽方法。必須有精細之化學。化析鹽分。與各種鹽類。將鈣鎂芒硝等。一切雜質。俱行剔除。然後製成之鹽。乃能精潔。聞之化學家言。凡鹽滷中。含有多少數鹽類。其結晶之次序。實有一定。除當未加熱以前。用藥品提淨外。滷水當蒸發時。所含各種雜質。皆次第分離。以水爲最。及溶液濃厚。鹽化鈣類。先行結出。復次溶液加濃。熱力加大。硫酸鈣及硫酸鎂。亦漸結晶。復次溶液愈濃。勢力愈大。此時始成鹽粒。雖尙含有硫酸鈣及硫酸鎂。而鹽粒凝結。已可得百分之九十。此時之溶液。名曰母滷。其一小部分之鎂綠等雜質。又分別結出。始得純粹潔白綠鈉化合之精鹽。若精滷中。所含鎂綠。未能除淨。則鎂綠附存於鹽上。此等鹽質。味澀而苦。潮性既重。滷耗甚大。中國鹽產。無論煎鹽曬鹽。即令號稱美品者。亦不能免此劣點。而土鹽鹹鹽。其質更不足論矣。自來中國。科學知識。向未發明。從無化學之試驗。鹽業製造。未能改良。本無足怪。今則歐化東漸。爲日已久。猶復拘守舊法。不知提倡精鹽。不知講求衛生。此實吾人所

大惑不解者也。說者謂中國產區之廣。產額之多。兼以人情喜賤惡貴。習食劣鹽。久成慣例。且於衛生之道。毫不講求。精鹽成本較重。售價較昂。若製精鹽。恐難銷售。銷路既少。則提倡非易。矧中國現今工業用鹽。亦鮮發明。從無工場之消費。所產之鹽。僅供食用。若製精鹽。宜先提倡工業用鹽。使粗劣之鹽。有所歸納。又宜勸導社會。使社會之上。人人知精潔之鹽。關乎衛生。購食者多。則各區鹽商。必當聞風興起。改良製法。爭先恐後。庶幾精鹽日多。而粗劣之鹽。用諸工業。於鹽民生計。並無障礙。鹽稅收入。更有增益之希望。緣工業用鹽。其銷路實勝於食鹽。故提倡工業用鹽。與提倡精鹽。相輔而行。方能事半功倍。否則即有精鹽。仍難敵粗鹽之銷路。雖欲提倡。終歸無效。則以粗鹽之多。而用途之狹也。然中國工業幼稚。提倡工業用鹽。固亦非易。故欲提倡精鹽。必俟工業發達。工場消費。吸收粗鹽。而後可以實行而無阻。此其說似矣。抑知鹽業之不能振興。製造之不能改良。其原因固不僅在此。此外更有特別之阻力焉。試畧言之。中國當三代時。鹽之運銷。聽民自由。無有稅榷。禹貢青州。雖有貢鹽。亦祇屬於貢品而已。洎春秋時。管仲相齊。因創府海之說。行專賣之制。鹽歸國有。實爲鹽法所由起。立法大要。主在限制產額。故令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管子立法鹽之製造。雖有由官自煮者。而民製之鹽。固未嘗禁。大都歸官收買。故以限制)

產額爲最要。管子而後鹽法無聞焉。至漢武時。鹽法又興。倣照管子。亦行專賣。其時鹽產純粹官製。民間私賣。概行禁止。(漢志載漢法。敢私賣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蓋鹽歸國有。則私賣之禁。不能不嚴。)由此西漢時代。專賣相承。無所更改。降及東漢。廢除專賣。改行徵稅。始爲鹽榷所由起。立法大要。主在就場徵收。故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漢書載秦用商鞅法賦鹽之利。二十倍於古。此則自漢以前。已有鹽榷。然戰國之際。苛征暴斂。無所謂法也。故斷自東漢爲始。)自漢而後。或主官賣。或主徵稅。大都不能出此兩策。唐寶應時。劉晏治鹽。其法又變。唐書載晏於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糴商人。縱其所之。此則就管子之法。加以變通。立法大要。主在民製官收。商運商賣。實爲就場專賣制。雖非純粹專賣。固亦法之善者也。劉晏而後。鹽法又無聞焉。唐末藩鎮。各擅鹽利。陵夷至於五代。苛斂橫出。榷法紊亂。鹽務弊制。實由此起。宋承其弊。初未更改。慶歷時。范祥創行鈔法。鈔法者。票鹽之權輿也。(明清鹽票。蓋原於宋之鈔鹽。)崇寧時。蔡京更定鈔鹽。各給以引。鹽引之制。實由此起。自引制興。鹽法益壞。歷元明清。數百年餘。推衍日密。鹽弊日多。於是賣鹽商人。謂之引商。行鹽地方。謂之引岸。各商占有銷區。彼此不得侵越。謂之引界。商人憑引以運鹽。政府按引以收稅。由此鹽務之利。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中歸於鹽商。銷鹽。